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廿載繁華夢 第十三回 餘慶雲被控押監房 周少西受委權書吏

話說二房伍氏姨太和香屏姨太在花園裡，見馬氏的丫環瑞香與玉哥兒在花下乾這些無恥事，立即把瑞香罵了一頓，隨轉出來，囑咐香屏與丫環巧桃休得聲張。因恐馬氏不是目中親見的，必然袒庇丫環，這時反教丫環的膽子愈加大了。倘看不過時，又不便和馬氏合氣，便將此事隱過便了，只令馮、駱兩管家謹慎防範丫環的舉動而已。自此馮、駱兩人，也隨時在花園裡梳巡，又順便查看建造戲台的工程。果然三數月內，戲台也建築好了，及增建的亭閣與看戲的生處，倒先後竣工。即口明馬氏，馬氏就到場裡審視一周，確是金碧輝煌，雕刻精緻。正面的聽戲座位，更自華麗，就躺在炕上，那一個戲場已在目前。馬氏看了，心中大悅，一發令人到香港報知周庸祐，並購了幾個望遠鏡，好便看戲時所用。隨與馮少伍商酌，正要賀新戲台落成，擇日唱戲。馮少伍道：「這是本該要的。但俗話說，大凡新戲台煞氣很重，自然要請個正一道士，或是茅山法師，到來開壇奠土，祭白虎、舞獅子，辟除煞氣，才好開演。這不是晚生多事，怕煞氣衝將起來，就有些不妥。不如辦妥那幾件事，一並待周老爺回來，然後慶賀落成，擺筵唱戲，豈不甚妙？」馬氏道：「此事我也忘卻了，但凡事情該辦的，就該辦去，說什麼多事？只不知老爺何日回來，可不是又費了時日麼？」馮少伍道：「有點事正要對太太說，現張督帥不久就離粵東去了。」馬氏喜道：「可是真的？這點消息究從哪裡得來？」馮少伍道：「是昨兒督衙裡接得京報，因朝上要由兩湖至廣東建築一條火車運動行的鐵路，內外大臣都說是工程浩大，建造也不容易。又有說，中國風氣與外國不同，就不宜建設鐵路的，故此朝廷不決。還虧張督帥上了一道本章主張建造的，所以朝上看他本章說得有理，就知他有點本領，因此把湖廣的李督帥調來廣東，卻把張督帥調往湖廣去，就是這個緣故。」馬氏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就是天公庇祐我們的。怪得我昨兒到城隍廟裡參神，拿籤筒兒求籤，問問家宅，那籤道是：『逢凶化吉，遇險皆安。目前晦滯，久後禎祥。』看來卻是不錯的。」馮少伍道：「求籤問卜，本沒什麼憑據，惟張督帥調省的事既是真的，那籤卻有如此湊巧。」馬氏道：「咦！你又來了，自古道：『人未知，神先知。』哪裡說沒憑據？你且下處打聽打聽罷。」馮少伍答了兩個「是」，就辭出來。

果然到了第二天，轅門抄把紅單發出，張督帥就確調任湖廣去了。馬氏聽得，好不歡喜。因張督手段好生利害，且與周庸祐作對的只他一人，今一旦去了，如拔去眼前釘刺，如何不喜，立即飛函報到周庸祐那裡。周庸祐即歡喜，說一聲「好造化」，一面覆知馬氏，著派人打聽張督何日起程，自己就何日回省。過了半月上下，已回到省城裡，見了家人婦子，自然互相問候。先將合府裡事情，問過一遍，隨又到花園裡，把新築的戲台及增建的樓閣看了一回。

因新戲台已開壇做過好事，正待慶賀落成，要唱新戲，不提防是夜馬氏忽然作動分娩，到三更時分，依然產下一個女兒。本來馬氏滿望生個男子的，縱是男是女，倒是命裡注定。但他見二房的兒子，已長成兩三歲的年紀，若是自己膝下沒有一個承當家事之人，恐後來就被二房占了便宜了。故此第一次分娩，就商量個換胎之法，只因這件事於不成，府裡上上下下，倒知得這點風聲，還怕露了馬腳出來，故此這會就不敢再來舞弄。只天不從人，偏又再生了一個女子。馬氏這時，真是氣惱不過，就啐一口道：「可不是送生的和妾前世有仇，別人產的，就是什麼弄璋之喜；枉妾天天念佛，夜夜燒香，也不得神聖眼兒瞧瞧，偏生受這種賠錢貨，要來做什麼？」說了登時氣倒。一來因產後身子羸弱，二來因過於氣惱，就動了風，一時間眼睛反白，牙關緊閉，正在生死交關。丫環們急的叫幾句「觀音菩薩救苦救難」，那種婆又令人拿姜湯灌救。家人正鬧得慌，好半天才漸醒轉來。

周庸祐聽得，即奔到房子裡，安慰一會子而罷。只是周府裡因馬氏生女的事，連天忌音樂，禁冷腳，把唱戲的事，又擱起不提。當時周庸祐在家裡，不是和姬妾們說笑，就是和馮少伍談天。因馮少伍是向來知己，雖然是管家，也不過是清客一般，與駱管家盡有些分別。若然出外，就是在談瀛社要賭具、又麻雀。忽一日，猛然省起關裡事務，自走走香港而後，從不曾過問，不知近日弄得怎麼樣，因此即往關裡查問庫書事務。

原來關書本有許多名目，周庸祐只是個管庫的人員，那管庫的見周庸祐到來查著，就把賬目呈上。周庸祐查個底細，不提防被那同事的餘慶雲號子谷的，早虧了五萬有餘。在周庸祐本是個視錢財如糞土的人，那五萬銀子本瞧不在限內；奈因關裡許多同事，若是人人效尤，豈不是誤了自己？因此上心裡就要籌個善法，又因目前不好發作，只得詐作不知，又不向餘慶雲查問，忙跑回家裡，先和馮少伍商酌商酌。馮少伍道：「關裡若大賬目，自不宜托他。若是人人如此，關裡許多同事，一人五萬，十人五十萬，一年多似一年，這還了得？倒要把些手段，給他們看看也好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哪有不知？爭奈那姓餘的是不好惹的，他在關裡許多時，當傳家當管庫書時，他就在關裡辦事。實在說，周某在關裡的進項，內中實在不能對人說的，只有餘慶雲一人統通知得，故此周某還有許多痛腳兒，落在他的手內。這會若要發作他，怕他還要發作我，這又怎樣好？」馮少伍道：「老哥說的，未嘗不是。只老哥若然畏事，就不合當這個庫書。恐今兒畏懼他，不敢發作，他必然加倍得勢，只怕傾老哥銀山，也不足供這等無厭之求了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話很是，但目下要怎麼處置才好？」馮少伍道：「裴鼎毓是老哥的拜把兄弟，現在由番禺調任南海，那新任的李督帥，又說他是個能員，十分重用。不如就在裴公祖那裡遞一張狀子，控他侵吞庫款，這四個字好不利害，就拿餘慶雲到衙治罪，實如反掌。像老哥的財雄勢大，城中大小文武官員和許多紳士，哪個不來巴結老哥？誰肯替餘慶雲爭氣，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呢？」

周庸祐聽馮少伍說得如花似錦，不由得不信，連忙點頭稱是。隨轉馬氏房子裡，把庫裡的事，並與馮少伍商酌的話，對馬氏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那姓餘的恃拿著老爺的痛腳，因此欺負老爺。自古道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。』若不依憑管家說，把手段給他看看，後來斷然了不得的。事不宜遲，明天就照樣做去，免被那姓餘的逃去才是。」周庸祐此時，外有馮少伍，內有馬氏，打鑼打鼓來催他，他越加拿定主意。次日，就著馮少伍寫了一張狀子，親自到南海縣衙，拜會裴縣令，乘勢把那張狀子遞上。裴知縣從頭至尾看了一會子，即對周庸祐說道：「侵吞庫款一事，非同小可。餘慶雲既如此不法，不勞老哥掛心，就在小弟身上，依稟辦事的便是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如此，小弟就感激的了，改日定有酬報。貴衙事務甚煩，小弟不便久擾。」說罷，即辭了出來，先回府上去。

且說餘慶雲本順德人氏，自從在關裡當書差，不下三十年，當傳成手上各事倒是由他經手。及至周庸祐接辦庫書，因他是一個熟手人員，自然留他蟬聯關裡。周庸祐所有種種圖利的下手處，倒是由他指點。因周庸祐遷往香港的時候，只道張督帥一天不去，他自然一天不回，因此在庫裡弄了五萬銀子。暗付自己引他得了二三百萬的家財，就賞給自己十萬八萬，也不為過。他若不念前情，就到張督帥那裡發作他的破綻，他還奈得怎麼何？因挾著這般意見，就弄了五萬銀子。不料不多時，張督帥竟然去任。周庸祐回後，把關裡查過，猶道他縱知自己弄這筆錢，他未必敢有什麼動彈。那日正在關裡辦事，忽見兩個衙役到來，說道：「現奉裴大老爺示，要請到街裡有話說。」餘慶雲聽得，自付與裴縣令向無來往，一旦相請，斷無好意。正欲辯問時，那兩名差役早已動手，不由分說，直押到南海縣衙裡。

裴縣令聞報，旋即開堂審訊。訊時問道：「汝在關裡多年，自然知庫款的關係。今卻覲周庸祐不在，擅自侵吞，汝該知罪。」餘慶雲聽了，方知已為周庸祐控告，好似十八個吊桶在心裡，捋上捋下，不能對答。暗付今周庸祐如此真情，欲把他弊端和盤托出，奈裴縣令是周庸祐的拜把兄弟，大小官員又是他的知己，供亦無用；欲待不認，奈賬目上已有了憑據，料然抵賴不得。當下躊躇未定。裴令又一連喝問兩三次，只得答道：「這一筆錢，是周庸祐初接充庫書時，應允賞他的，故取銀時，已注明賬目上，也算不得侵吞二字。」裴令又問道：「那姓周的若是外行的人，料然不肯接充這個庫書。他若靠庫裡舊人打點，何以不賞給別人，偏賞汝一個，卻是何意？」餘道：「因某在庫裡數十年，頗為熟手，故得厚賞。」裴又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當時何以不向姓周的討取？卻待他不在時，擅行支取，卻又何意？」餘道：「因偶然急用之故。」裴又道：「若然是急用，究竟有通信先對姓周的說明沒有？」餘慶雲聽到這裡，究竟沒話可答。裴令即拍案罵道：「這樣就饒你不得了。」隨即令差役把他押下，再待定罪。那差役押了餘慶雲

之後，那裴令究竟初任南海，眼前卻未敢過於酷厲。又付這筆款必然有些來歷，怎好把他重辦？姑且徇周庸祐的情面，判他監禁四年，便行結案；一面查他有無產業，好查封作抵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周庸祐自從餘慶雲虧去五萬銀子，細想自己這個庫書，是個悖入的，還恐亦悖而出，一來恐被他人攙奪，二來又恐別人更像餘慶雲的手段，把款項亂拿亂用去了，如何是好？因此心上轉疑慮起來。那日正與馮少伍商量個善法，馮少伍道：「除非內裡留一個親信的人員，不時查察猶自可。若是不然，怕別人還比餘慶雲的手段更高些，拿了銀子，就逃往外國去了。這時節，他靠著洋鬼子出頭，我奈得怎麼何？豈不是賠錢嘔氣？」周庸祐道：「這語慮得是，只合下各事，全靠老哥主持，除此之外，更有何人靠得？實在難得很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周乃慈進來，周、馮兩人，立即起迎讓坐。周乃慈見周庸祐面色不甚暢快，即問他：「有什麼事故？」周庸祐便把方才說的話，對他說來。周乃慈道：「自古道：『交遊滿天下，知交有幾人？』若不是錢銀相交，妻子相托，哪裡識得好歹？十哥縱然是關裡進項減卻多少，倒不如謹慎些罷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少西賢弟說得很是。但據老弟的意見，眼底究有何人？」周乃慈道：「屬在兄弟，倒不必客氣。但不知似小弟的不才，可能勝任否？倘不嫌棄，願作毛遂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但俗語說：『兄弟雖和勤算數。』但不知老弟年中經營，可有多少進項？若到關裡，那進項自然較平時優些便是。」

周少西聽罷，暗忖這句話十分緊要，說多就年中進項必多，說少就年中進項必少，倒不如說句謊為是。遂強顏答道：「十哥休要取笑，小弟愚得很，年中本沒什麼出息，不過靠走衙門，弄官司，承餉項，種種經營，年中所得不過五六萬銀子上下，哪裡像得十哥的手段？」說罷，周庸祐一聽，吃了一驚。因向知周乃慈沒甚家當，又是個游手好閒，常在自己門下出進，年中哪裡獲得五六萬銀子之多，明明是說謊了。奈目前不好搶白他，且自己又先說過，要到庫裡時，年中進項，盡較現時多些，怎能翻悔？不覺低頭一想，倒沒甚法兒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若老弟願到庫裡，總之愚兄每年取回十萬銀子，餘外就讓老弟拿去罷。」周乃慈聽了，好不歡喜，連忙拱謝一番，然後商量何日才好進去。正是：

已絕朋情囚獄所，又承兄命管關書。